

女性二重奏

钟利平 邓晓白

著

经济日



女性二重奏

钟利平 邓晓白

经济日报出版社

封面设计 刘孝沅
责任编辑 朱 兰

女性二重奏

钟利平 邓晓白

NUXING ER CHONG ZOU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宣武区虎坊桥福州馆前街6号

新华书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大兴县张各庄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1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036—218—3/G·30 定价:2.50元

序

时永福

人微言轻，本不当为他人作序，好在本书女作者钟利平、邓晓白是我的同事，我们在一起从事编采工作三年多时间，我对她们不仅知其文，而且知其人，为她们的作品写几句话，既不算过份，也算尽一点心力。

《女性二重奏》是两位女新闻工作者的作品集。她们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在作家、记者林立的文艺界和新闻界，只能算作两棵不知名的小树，但她们有一种不甘示弱、倔强向上的精神，在不长的时间里各自发表了数十篇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散文，展示出自己青春的才华。本书收入的三十二篇作品，选自十余家报刊，这是她们奉献给书林文苑的一片新绿。

在今日之中国，不乏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和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作家和记者理当为他们树碑立传。但是，更多的常见的有益于社会的凡人小事，同样值得讴歌。《女性二重奏》所奏的歌和所歌的人，正是那些看来并没有多少英雄色彩但有着默默奉献精神的小人物。在两位女作者的笔下，憨厚的农民、朴实的工人、清贫的教师、忠诚的士兵，特别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殡 葬 场、残疾人工厂、收容遣送站、精神病医院的服务人员，跃然纸上，活生

生地站在读者的面前。作者不仅写了他们为事业奋斗的艰难经历，而且写了他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人读后感到真实可信，有一种“书中人就在我身边”的亲切感。而驾驭这种“小题材”往往比驾驭“大题材”难度更大，写不好更容易枯燥乏味，可见作者在这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

两位女作者在褒扬时代精神、讴歌正面人物的同时，对一些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示。这种揭示，既不同于猎奇式地专门搜集阴暗面的所谓“大曝光”，又不同于某些“骂街文学”和“牢骚新闻”，而是以强烈的责任感解剖一个个社会问题，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促使人们进行痛苦的反思。邓晓白的《大学生启示录》、《街头行赌见闻录》、《单色调的老人世界》和钟利平的《被遗弃和被伤害的人》等篇章，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地反映社会问题、尖锐地抨击社会弊端的“镜子”和“匕首”。对两个年轻的作者来说，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的确难能可贵。

两位女作者的作品还有一个共同点，作者不是作为一名旁观者站在文章之外，而是把自己“摆进去”，与所写的对象同命运、共呼吸，感动读者前首先感动自己。钟利平在上海儿童福利院出差期间，与一个名叫孔基的孤儿渐渐熟了、亲了，曾随口许诺几天后带走他，但万万没有想到孩子把这句话当真了，最后失望了。告别时，“孔基站在台阶上看着我，没有一句话，甚至连手臂都没有抬一下。”“忽然，我领悟了他的冷漠，一种强烈不安和自责袭上心头，是我欺骗了孩子那真诚纯洁的感情，我不该把自己不能兑现的诺言抛给他，是我无情地打破了他那美丽的梦。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没有兑现的诺言》）邓晓白则怀着极大的同情心为

自己中学时代的一位外语老师写传，写出他失去黄发爱妻和两个聪明、漂亮的混血儿之后悲凉的一生。当后来作者考上大学，这位老师拿着几本英语书前来送行时，“几年来想说的安慰话及别离语涌到了我的嘴边，”但是，“想说的许多话都咽了回去，我想，彭老师是不需要这些话的，他那心底埋藏的许多，大概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只愿有一天，心灵与愿望能够跨越时空，来弥补彭老师失去的一切。”（《他与遥远的俄罗斯》）上述两篇作品，扣人心弦，催人泪下，不能不使读者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女性二重奏，韵味各不同。钟利平的作品朴实无华，具有浓厚的北方风味和泥土气息，《老满顺》、《黄土地上的乳娘群》等篇的风格尤为明显，这与她曾经下乡插队三年不无关系。邓晓白的文笔清新秀丽，具有诗情画意和江南音韵，《大海的儿子》、《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等篇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与她酷爱写诗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如果说钟利平的通讯、特写的风格“接近”于小说，邓晓白的新闻作品则象一章章抒情的散文诗。尽管她们的作品还不算十分成熟，有些篇章结构显得松散、文字不够凝练、标题还欠新颖、表现手法也较单一，但是，他们“崭露头角”，便给人以一种“后生可畏”的感觉。此书能够出版，作为她们的同事（也可以说是兄长），我的喜悦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从年龄上讲，钟利平、邓晓白正处于人生的春天。春天，是万木争荣的季节，愿我们的这两棵小树继续保持向上的劲头，并能经得住任何气候变化的考验，早日成材，成为大材，以丰硕的果实迎接人生的夏天和秋天。

1989年7月20日至28日写于北京

目 录

序.....	时永福(1)
--------	--------

黄土地上的乳娘群

黄土地上的乳娘群.....	(2)
没有兑现的诺言.....	(13)
被遗弃和被伤害的人.....	(16)
车向云南行.....	(25)
老满顺.....	(28)
一个姑娘和九个老人.....	(32)
人世间，就有这多的深情.....	(39)
乌海三姑娘.....	(45)
有这样一位海南人.....	(52)
无腿之人走天下.....	(56)
一个退伍兵伤残之后.....	(61)
洪洞县里的大好人.....	(65)
殡葬工小传.....	(69)
盲人按摩师.....	(72)
奇婚记.....	(76)

追踪匿名信	(86)
-------------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00)
大海的儿子	(108)
他与遥远的俄罗斯	(111)
大学生启示录	(116)
单色调的老人世界	(124)
街头行赌见闻录	(131)
追赶太阳的人	(139)
有这样一位精神病医生	(146)
寻找星座	(149)
武汉一条街	(157)
莫愁黄昏路孤独	(162)
院长和她的恋人	(165)
文坛老榕树	(172)
凤还巢	(175)
梦中有美的世界	(179)
出发，向着新的目标	(182)
后记	(189)

钟利平

黄土地上的乳娘群

钟利平：1955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在京郊插队三年，返城后当过六年工人，毕业于北京职工大学中文系，曾在测绘出版社做校对工作，现为社会保障报编辑、记者。

黄土地上的乳娘群

我不知道全国每年有多少孩子成为孤儿。不！应该说，有多少孩子被他们的亲生父母抛弃而成为孤儿。他或她，也许还不满周岁，也许刚出满月，也许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三天，就被狠心的父母扔在车站，抛在街头，任他们象枯枝败叶一样随风飘荡……

然而，在山西省雁同地区，有那么一块贫穷的土地上，居住着几十家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他们伸出宽厚温暖的大手，托住这些孤独无援的小生命——他们收养了孤儿，含辛茹苦地把这些孩子抚养成人。

“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这是个奇迹。”大同市民政局局长陈寿昌说着，扬起手臂用力一挥，语气那么肯定，又那么富有诱惑力。我决定访问那片造出奇迹的土地和它的主人。

早晨，拉开窗帘向外望去，碧空如洗。晴朗的天气，让人精神振奋。

“笃，笃”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我的遐想，进门来的是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的阎秀清院长和赵惜桂大夫。今天，她们陪我一同去大同县倍家皂乡西骆驼坊村。

汽车穿过熙熙攘攘的闹市，驶在了通往乡间的路上。阎

院长四十多岁年纪，穿着一件剪裁合体的银灰色西装，显得精明干练。

“这些孩子大都是生下来三四天就被抛弃了，福利院把他们托给那些愿意抚养孩子的人家。孩子们在奶妈家，可以享受到母爱、父爱和兄弟姐妹的友情，还有家庭的温馨……”

阎院长对我说，七、八十年代被抛弃的孩子绝大多数是残疾儿，这些孩子喂养起来非常困难，奶妈一家抚养他们比抚养自己亲生的孩子花费的心血要多得多……

“到了，前面村子就是西骆驼坊村。”顺着阎院长的手势，我看见远处几座农舍。随着汽车的驶近，村庄渐渐清晰了。

也许是暮秋时节，地里的活忙完了，街道两旁，菜摊子、货架子摆满了半条街，人们三一群两一伙凑在一起闲聊。

“啊！是您啊！阎院长。”我们刚下汽车，一个老汉快步走上前来，握住阎院长的手。

“这是老武。”阎院长向我介绍说，“他家也养着咱们的一个孩子，咱就先去他家看看。”

当初，是因为穷……

我们走进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家小院，院子中间一块小菜地已经收获，一排青瓦土坯房檐下挂着农具，猪、羊、鸡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溜达，相安无事。

“哎，来客人了！”老汉一进院门便高叫了一声，随即

从屋里走出来一位大娘，迎住了我们，“快屋里坐。”

屋里阴暗、窄小。一间屋，半间炕，一只老式的木柜又占去地上的一半空间。“请坐，请坐。”大娘一边用手掸着土炕一边说，“我们这屋里脏，您凑合着坐。”

“四九在家吗？”阎院长盘腿坐在炕头问道。

“刚骑车出去了，说是找同学去。”

“手术后情况怎么样？”一直静静倾听的赵大夫开了腔。

“好多了，只是说话还不利落。”

赵大夫告诉我说，八月中旬，福利院出钱给几个唇腭裂的孩子做了缝合手术，这家的党四九是其中的一个。

“您瞧瞧，”大娘拿过一个镜框，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四九。”照片上，一个小男孩紧紧地依偎在大娘的身旁，抿着嘴，甜甜地笑着。“这是我们娘俩在他住院前照的。”她抹了抹镜框玻璃上的灰尘，象是自言自语，“整整十五年了，长成大小伙子了。”

“十五年前，他生下来才五天，我把他从福利院抱回来。”大娘对我说，“孩子瘦成一把骨头，浑身青紫，嘴唇上膛有一个豁口……有人劝我说，‘这孩子难喂，太麻烦，还是送回去吧！’可我看着这孩子怪可怜的，舍不得丢呵！”

四九的养父母武瑞、尚玉梅，都是年过花甲之人，膝下原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领养一个孩子时，武瑞老汉实实在在地说：“当初，是因为穷……那时候一个工才值几毛钱，家里八九口人，劳力少，生活困难，听说给福利院带一个孩子每月有十二元钱，于是我们就

想领养一个，补贴补贴家里的亏空。”武大娘告诉我，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他们共领养了十二个孩子，前十一个都是女孩子，都没有啥缺陷，养到几个月后，一些无子女的人家就来领走了。“虽说不是自己生的，可吃了我几个月的奶，就象自己亲生的一样。”她抬手揉了揉有些发红的眼睛，接着讲述。后来，他们又抱养了小四九。那孩子天生的唇腭裂，吃什么流什么，光是喂饭一次就要个把小时，一天要喂五六次。夜里，灶上总是温着盆盆罐罐，总要起来喂上几次。小四九还是个夜哭郎，常常吵得一家人睡不安稳觉。

“真不容易啊！瞧他现在长得多壮实。”我看了一眼木柜上放着的镜框。

“那敢情，”武瑞端过一杯茶递到我手上，说：“家里有啥好吃的，先仅着他吃，哥哥姐姐都让着他。要说当初家里因为穷才领来他，现在就是倒贴赔钱我也情愿养他，谁也别想把他领走了。”

我在隔壁房里见到了武瑞的大儿子和儿媳。“家里数他小，爹妈疼他，哥哥姐姐也疼他。”四九的大哥说，“那年我结婚，家里吃席，四九说他难看不肯上席。他大嫂硬把他拉过来，都是一家人，怕啥？！”

党四九的大嫂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人，说起话来掷地有声：“有一次，四九跟邻居家打嘴仗，人家骂他缺爹少妈没有主，我跑出去把四九拉在身边，对那人说：‘谁说他没主，我就是他的主！’”

四九是不幸的，他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了。可他又是幸运的，他生活在这样一个疼他爱他的家庭里，从未感到自己是一个孤儿。

“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我要攒些钱盖新房，将来给我这个老儿子娶上一房好媳妇。”武瑞把我们送出大门，笑着说。

今后，不指望得到报答……

我们刚走出小巷，拐角处遇到一位老大娘。她拦住我们：“阎院长，我听说您来了，就一直等在这里，你一定得去家里坐坐。”

阎院长对我说：“这一家也养着我们院里一个孩子，瞧瞧去。”

我们随着大娘左转右拐走进一个院落。干净、利落，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进了屋，大娘把我们让到炕上坐下。我细细地打量着她，一块白头巾包在头上，那额上布满皱纹，瘪瘪的嘴，一口牙掉得没剩几个。一双小脚，走起路来颠颠的。

“您今年高寿？”我问。

“七十一岁，老头子七十九岁。”大娘笑咪咪地回答。

阎院长告诉我，一九八二年，院里考虑这老夫妻俩年事已高，想把孩子转到别的人家，谁知老俩口一听，竟老泪纵横，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说什么也不肯“出让”。

“您说，我把孩子从这点点大领来，”大娘把两手一伸，比划出约摸一尺来长，“养到那么高了，”她把手势又一变，“我能舍得让他走吗？”

老人叫李刘氏，她老伴叫李炳文，膝下有两儿四女。她对我说，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了，结婚有了娃。他们老俩口看

见周围有好几户人家领养了孤儿，也动心了……

“记得我领孩子回来时，他生下来只有七天，我把他盛在一个纸箱箱里，半路我去一家饭馆吃饭，把纸箱箱放在旁边的凳子上，他嗷嗷地叫，人家服务员还问我这纸箱箱里是不是装了只小猫呢！”大娘眯着眼睛回忆着逝去的往事，

“他爹养了一只奶羊，每天我喂他七八次羊奶。我听人家说，蒸好的馍切成片烤干，吃时再用糖水泡，能健脾，我就给他做着吃。吃饱了，喝足了，他那两只小手举得高高的，好看着呢！”说着，她举起两只粗糙的、暴着青筋的手摇着，笑着，样子极开心。

“妈，妈！”随着喊声，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窜进屋来，他看见炕上坐着的我们，也许是不好意思了，一头钻进老人的怀里。

“哟，这么大了，还撒娇呢？”赵大夫打趣地说。

“可娇着呢！”老人接过话茬，“这么大了还跟他爹睡一个被窝，让他单睡，他不干。他爹也娇他，家里一直养着奶羊，每天还喝奶呢！”小男孩伸出小手直去堵老人的嘴，显然他不想让母亲在外人面前揭他的“短”。

看着眼前这一老一少，我觉得他们更象祖孙。阎院长告诉我，领来时，本也想让孩子认老人做奶奶。可大娘说，孩子怪可怜的，从小没妈没爹，就不如叫妈叫爹吧，这样更亲。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男孩。

“党红。”

“上学了吗？”

“上了。”

门外又传来叽叽喳喳的叫声，进门来的是几个象党红一般大的孩子。他被小伙伴拉出去玩了。

大娘从一个红木柜里取出一块花布递给我看：“这是我给他做的一个褥面。”嘴，这简直是件工艺品，足有上千块小碎布拼成的褥面，每一小块布也就寸把长，有的只有大拇指盖大小。那密密麻麻的针线，那刮得平平的布缝，令人惊叹不已。

“这要费您多少功夫啊！”我感叹说。

“我现在还做得动，有功夫就做些，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认针了。我想给孩子将来留个纪念，别的东西都可以买，这手工活，一般人也做不来，也不肯做。等他长大了，交给他，希望他能永远保留在身边，永远别把我们忘了。”老人说着说着，泪水涌了出来。她撩起衣服大襟抹了抹眼睛，“虽说我们把他养大了，可他毕竟是国家的孩子，早晚要走的……”

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现在养一个孩子，国家给的抚养费不够，还要家里补一些钱。俗话说，半截小子，吃死老子。现在孩子正是吃饭的时候，别看他个子不高，一顿能吃三个大馍。他爹更疼他，儿子、闺女送过来的点心、水果，自个儿不吃，全留给孩子吃了。”她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叠起那块花布褥面又放在柜子里，“有一次，我跟我们红儿说笑话，说他娶了媳妇就该走了。您听这孩子多会说话，他说，将来娶了媳妇也不走，跟爹妈过一辈子。这孩子仁义啊！”大娘还对我说，他们把孩子抚养成人，也不希望得到什么报答，只要他今后过上好日子，她就是死也瞑目了。

世上，竟有那样狠心的父母，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世上，也竟有这样善良伟大的乳娘，把爱无私奉献给一个孤儿。

生灵的最闪光之处

中午的太阳暖融融的，街中心已经空荡荡的了，只有几个淘气的孩子，还在追追打打玩耍着，不时传来咯咯的笑声。缕缕炊烟从黄土泥巴墙的屋顶袅袅升起，飘入湛蓝的天空。

阎院长把我们又带进一户人家。好热闹！这家正在杀猪，一只已经退净毛的大肥猪吊在院子中央，正准备开膛。

“有三四百斤吧？”我问正蹲在地上霍霍磨刀的一个中年男子。他停下手来，用大拇指在刀刃上试了试，说：“足有四百斤。”

“是自家吃，还是卖？”

“已经有买主了，是一家大工厂的食堂。”他站起身来，说：“您快屋里坐，这院里脏啊！”他又朝厨房喊了一嗓子：“喂，你来陪阎院长她们坐会儿。”

女人提着一个水壶走了出来，把我们让进屋里。炕是温的，坐在上面很舒服。我突然看见门边一个小脑袋瓜闪了一下。“进来吧！”女人走到门口，拉进一个小男孩。“这就是我们靳平。”她拍了拍男孩子背上的灰尘，说，“今年十二岁了，读小学四年级，功课不错，是个好学生。”小男孩很腼腆，一直没吭声。

“别看他老实巴交的，其实犟着呢。”女人说着，把一